

吃鬥朋友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印行

吃門朋友 全書一冊

實售國幣 一角

版權不
所翻
育印

編輯者 王

校正者 申

出版者 申

發行者 錦

外埠經售

目次

- 一 江南旅館十六號
- 二 救星來了
- 三 小報生涯
- 四 意外的恐慌
- 五 一波又起
- 六 獨眼龍
- 七 樓上

八 一場惡戰

九 喫講茶

十 神鎗手的故事

嚙鬪朋友

一 江南旅館十六號

租期五天
租期加租

夕陽向西方盡處徐徐退隱得只賸半個臉兒露在外面的時候，林繩木纔由杜俊卿那裏惘惘然踱回來。囊中雖還有幾個錢，可以坐車子；却因為惘惘得太厲害了，似乎已失去了他的心，腔子裏很空洞，東南西北的方向都有點辨不出；剛從家鄉出來時的勇氣，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他的靈魂，他的肌肉，都渙散地，輕輕地迸碎為細微的灰塵，瀰漫在空氣之

中，希望和目的，一切都變成空虛，幾於連回寓不回寓也成爲問題，委決不下，身體又像是要飛去的一般。但結果，他終於回到江南旅館的十六號房間裏了。坐在床上不多久，模糊的腦筋，便清楚過來，他想：一本來一點把握都沒有，全是一想情願，貿貿然出來，如今困頓在旅館裏，正是意料中的事，我不能怨杜俊卿，應該怪自己！一然而他却也不肯實行怪自己，悲哀充斥於胸臆間，大概對於自己的錯誤，已經寬恕了。杜俊卿在上海的地位，在他的眼光中，未嘗不能援手；無非怕麻煩，吝嗇，所以不肯竭力替他設法，借錢也有點不爽快。他終於不滿，而且到底有點怨。但這時他又遇到

一個迫切的問題急待解決了；肚中感到饑餓，囊中還有錢，且先去喫晚飯。他又咬一咬牙齒的想，「除非是死！」誠然，這個問題在活着的人，總要有相當解決的，他既沒有存下自殺的念頭，則喫飯的要求便不能翫置。認為唯一益友的杜俊卿到上海後，忽然怨起來，也就是爲了喫飯不能解決的緣故。於是又惘惘然從房間裏走出，身子很乏，一點氣力都沒有，這就是因爲饑餓的緣故罷；倒也未必，剛纔肚子裏的饑虫一陣嘈雜後，已經安靜下來。他一走到燦爛的燈光下，立刻便反映出他前途的空虛，許多穿得很闊，面帶笑容的旅客走過他身旁，不由的那悲哀之感便浮上意識線來！同是一個

人，固然自家身上的襤褸不容易變成光鮮，和這些穿得很闊的人相比擬；而且連喫飯問題還沒有解決，這燦爛光明的電燈，不久就要告別，除了身邊所賸的二元零四角錢，再把行李衣服當去，也不夠再住十天！他很明白，便是今晚動身回里，依然要當掉幾樣東西的，所賸的錢，至多只能買一張三等車票。然而他却又不肯就動身，實在，回到故鄉去更比較困在上海難堪些，想回家便非常恐怖；他的故鄉，正像一頭張着血盆大口準備喫人似的毒爛虎！

走著這樣強強然如懸身空際已不止一天了，而今晚更厲害！他飄到杏林館，連樓上都不敢去，只在樓下靠近大灶的

一張桌子坐下。當然，堂倌跑來了，照例擺了一雙筷子在他面前，彎着腰，問一聲「喫什麼？」他說「湯麵」；「因為湯麵的代價，只二百多文。真的，他連飯都不敢喫了，喫飯自然要喫菜，他的錢就不過贖了這麼多，僅求肚子喫飽，講究口腹還沒有到時候，而又可憐所期的『時候』又遠遙得很！一碗湯麵從堂倌手裏送到他面前，他腦中的思潮，已經迴蕩了不知多少的圈子，臨動身到上海的情形，到上海後的失望，以及目前的處境困難，都想過。湯麵來了，趕忙舉箸，然而腦中的思潮還在迴蕩着。

「杜俊卿的口氣，便是有結果，也不是短時期所能有

的，大概還要在旅館裏等候；但我帶來的錢，已經完了，住一天就多一天旅館費，而且要喫。『一面喫麵，一面想。從來林繩木不甚將困難的事久擱在心上，他的意見，以爲久擱在心上，到末了，還是這麼一件心事，有何益處？在家鄉時，確是信守着這宗旨，決不膠滯，所以遇到難題的時候，看準了怎樣結果，沒有旁人在側，就拋開去。可是現在便不膠滯也要膠滯了，家裏有父母，喫飯總不成問題，而現在却在異鄉，只有少數的朋友，要從自己身上拿出錢來買飯的；在家裏的時候，十天八天沒有錢也不要緊，這一點，就相差太遠了，似乎還是在家裏穩固。但這是思想，現在在上海，

却是事實，並非在家裏的床上做夢到上海來。他曾也竭力把這心事暫時拋開去，安靜一會兒，却再也拋不掉，迴漩的思潮就和湯麵差不多，一條條不知多少，而又雜揉着。湯麵已經喫下肚去，思潮還是迴漩個不已，給過錢，仍舊一路飄飄然到了江南旅館。今天便完結了，賸下了一睡。「在床上想想今天一天所經營的，覺得還是空虛，用掉幾個錢，加了些痛苦！」

但那裏睡得着；自然，這喫飯問題終究是最迫切的問題，便是不久能尋到職業，可也要在旅館裏等候。已經借了杜俊卿五塊錢了，又託他謀事，又向他借錢，似乎太難。到十

二點鐘敲過，這纔想出一個治標的辦法來，雖然想出來後知道很平淡，在十二點鐘以前，却沒有想得到。大概林繩木的理智也的確不濟了，連遷寓小客棧的念頭都不曾有過，江南旅館一天要八角大洋，小客棧一天三四角錢也可夠了。他這時想：「無論如何，明天就遷，房間小倒不算什麼，橫豎行李簡單，勉強能睡得下便很好了。」雖是治標，然到底是一種辦法，似乎就寬心了許多。

二 救星來了

剛起身的時候，夜間在床上決定的主張，却忘懷了。趕

緊喫點心，昨晚的一碗湯麵，實在不足以使肚子到今晨還飽，纔漱了口，便感到饑餓。他很怨喫飯的恐慌不時來侵襲，但又有什麼法子呢！最惡劣的生活已過了好幾天，如果在家裏，決然忍受不下；到了異鄉，那就不容你不忍耐着了！這回只喫了兩個大餅，雖說林繩木還沒有窮到連喫一點比較大餅講究些的點心都不能的程度，總覺得心腔裏很空洞，而且精神渙散，沒有考究喫的意緒，只要肚中不餓而已！又去看了杜俊卿一下，並看了另一位朋友，仍和昨天一樣，要耐着心兒等候。朋友也似乎很諒解，知道他這回是破釜沉舟，不能夠多等；然而一時找不到職業，也是無可奈何。他回到旅

館，已經在一點鐘以後，不及遷寓，還幸另一位朋友請他喫過飯。

這時候，他對於不及遷寓，並不懊惱；因為寓在江南旅館只有十二天，第一天就付過十塊錢，便是明天搬開，算下帳來，大概還不須找付；僅覺杜俊卿仍然無把握，纔是令人懊惱的事情。自然，昨天的惘惘，悲哀，煩懣這許多戕賊精神的毒物，今天還繼續戕賊着；昨天尚沒有自殺的念頭，今天的囊中輕了些，自殺的念頭便不免在腦中像閃電般閃過一下。幸而周維震來了！半點鐘後，他纔仰天呼了一口氣，拍拍胸口，輕鬆了不少，暗暗說：「救星來了！」半點鐘以內

談話是這樣的：

「你還寓在這裏？繩木！」周維震纔跨進房門，就似乎驚奇地說。

「沒有搬——」繩木很沮喪，喉音也比較五天前維震來看他時低啞得多了，全無精神；頓了一頓，又說：「明天我就要搬到別處去了，請坐請坐！」

「搬到那裏去？」維震就在床沿上坐下，問；這回是真的有些兒驚奇。繩木遲疑着沒有卽答。

「有了高就麼，在那裏？大概是杜俊卿替你介紹的罷。

「維震誤會起來，繼續問他。他更不高興，而且維震提到杜

俊卿，又不禁發生怒意了。但他到底還有記憶力，這自然是前次將杜俊卿看得太好，對維震說了許多倚賴俊卿的話，竭力的推重俊卿；這次到上海，惟有俊卿可以援助，而結果只借過五塊錢。五塊錢由皮夾裏拿出來的時候，俊卿的眉頭便繃起來，接着就說明他近來的困難情形；他真不願意聽，第一天到上海，俊卿請他喫晚飯，就用去五塊錢，而俊卿並沒有說明困難，因此，他一向如飲了過量之酒一般的迷信俊卿，便有一大半醒來了。然而維震只聽過他倚賴俊卿以及俊卿爲人慷慨的話，借五塊錢的一回事，是發生在維震來看他的第二天。他想：「算了，還提起什麼杜俊卿 嚇！——但這是

他想在心裏的；說出口來的，却溫和多了，並且竭力將怒意抑下去，好語已經說在前面，忽然又說壞話，自己便覺得難堪。抬起頭，對維震看了一眼，怒意是沒有了，而又換了悲涼，喉音還是很低啞：

「不！那裏有什麼高就，早呢！因為這裏房間的價錢大，打算搬到小客棧裏住幾天呵！」說完，臉上現出苦笑。

「唔！」維震纔明白，臉色也沉下去，表示一種同情心。細木看來，便覺得維震比較俊卿還好一點。然而細木又知道維震的境遇不佳，進款雖很豐，畢竟是一個文士，靠着筆頭上賺錢；而且就因維震是賣文為活的緣故，以為決不能替

朋友謀職業，始終沒有托過。那知天下事大都是出人意外的，維震倒反而有機會暫可維持繩木，今天便是來徵求同意的，似乎很需要繩木這樣一個人材，繼續說：

「那末我這裏倒有一件事；雖不是永久之圖，但食宿可以無虞，事情也很簡。」

「真的！什麼事呢？我暫時只要有一個棲身之所，便很滿足了。什麼事呢？」繩木頓時提起精神來，同時又自各方纔對於維震冷淡，而這冷淡却又非憎惡維震，實在因自己過於失意了，自然就這樣的頹喪，深恐維震誤會。然而維震並不在意，說：

「小報館，在上月初間纔出版的，報名叫做『民嘆』，三天出版一張，你大概也看過的罷。」

「看見過的。」繩木插了這一句，點點頭。

出版以來，銷場不很佳，虧去了三百多塊錢；那是因爲編輯人沒有學識，做文章還不通，內容十分惡劣，所以無人看，據說每期連三千張都賣不完，原創辦人非常灰心，便決意停刊。這消息傳到我的朋友胡雲伯耳中，打算接辦下去，這張報銷場雖不佳，廣告倒很好，每月有一百五十元以上，能夠節省開支，再將內容考究一點，就是每期只銷三千張，也不會虧本的。胡雲伯已經同原創辦人接洽妥當，請我擔任

編輯，我的事情忙，而且內部也需要一個人幫助，如校對發行之類，不是我所能擔任的。你的筆墨又很好，還可以做點稿子，我們合作起來，這張報一定發達。你如肯幫忙，我就同胡雲伯商量去，當然可睡在報館裏，供給三餐，薪水也至少二十元，暫時把生活問題解決一下，將來俊卿替你尋到較好的職業，仍可以去的，我們也決不屈留你。」

「好！再好沒有！就請你同貴友去商量，我使中止搬場了。」這正如黑黯中發現了光明，喜得不知所可，心旌也突然搖搖不定；好久，他纔鎮靜下來，帶着謙遜的口氣問：

「恐怕我的才力不能勝任罷！平常雖也做做稿子，投刊

到報上去，但報館內部的事情，却從來沒有做過，裏面大約有什麼事情呢？」

「媽媽糊糊，進去就曉得了，無非請你坐守在那裏，每到三天，校校樣子，寄寄外埠定戶的報紙，沒有什麼事。我却希望你做點稿子，因為小報上的稿子，全是約幾個固定的人撰著，沒有投稿；便是有人投稿，也大都不可用。」

「做稿子——他又覺得這是有興味的事，本來自己就歡喜弄筆墨，何消說得？暗想：「便是你不說要我，我的生活安定下來，也要做做的。」總之：這在繩木，毫無不滿意之處，不過是照例的謙遜。維震看看手錶，已過兩點多了，

還要去見別一個朋友，便爽快的說：

「你已決定了到這小報館裏去麼？」維震向來是有什麼說什麼，不歡喜說客氣話的人，即使沒有別一朋友的約會，也不願再謙遜下去了。

「決定！這是我求之不得的！費心在貴友面前吹噓吹噓。」實際上，繩木原還有點懷疑，不知道勝任不勝任；但到了這地步，困頓已極，抓到什麼便是什麼，時機不可失，姑且進去再說，恐怕連維震也懷疑起來，所以就不再謙遜了。然而維震聽到「吹噓」這兩字，似乎還嫌多。

「好！就是這樣，明天我再來，大概五天以內便要出版

了。「維震說着，同時已立起身來，走到了房門口；「明天見！」繼續說了這一聲，就大踏步走了。他照樣說了一聲「明天見，」但並沒有送到維震的耳朵裏去，匆匆得很。

維震走後，繩木也喜孜孜的踱出門外，看看來往行人，心中也有了將來的計劃了：假定爲月薪二十元，那末一個人的零用，至多三四元便夠，還可以多下十五六元來，也就足以傲視故鄉的朋友了。半點鐘以前的恐怖和悲哀，已消釋得淨，好像是半年前的事；只是想着將來每月二十元的如何支配。而況據維震說，這是最少，或者能弄到二十元以上也論不定。假使有三十元，那就更好，他的夢就要做得更美滿

了。

三 小報生涯

這一夜，就安然過去，十幾天來沒有這夜睡得甜美；而且昨晚喫的飯，也比較考究，身邊只賸一元多些的錢，却全然不憂慮。雖然有時候也不免心裏一跳，「周維震的話靠得住麼？他的朋友胡雲伯完全聽他的話麼？」

但到了一點鐘剛剛敲過，這懷疑也就冰釋了；周維震已有了圓滿的答覆：「民嘆」報定於禮拜三出版，那天是禮拜六，只有四天，籌備得很忙。維震說：

「繩木！你就搬過去罷；一切都已講妥，報館就附設在胡雲伯家裏，大北路三十二號，兩上兩下的房子，我們的辦事處在樓下統廂房，有現成的鋼絲床，只消將行李搬過去便了。胡雲伯是安徽人，家裏人口並不多，用好了車夫和娘姨，安徽菜大概還喫得來？你儘管做報館的事，別的，你一樣都不必顧問，還有娘姨伏侍你。而且胡雲伯這人很好，一點壞脾氣沒有，不久你們會過面，便知道了。我不能天天到報館裏去，每三天去一次，看看稿子。就是你，也不過每三天忙一下，其餘兩天都是閒着的，可以看看書，弄弄筆墨。事情確是很簡單，不過薪水太少一點，只有二十元，最初胡雲

伯還只肯出十五元，我竭力同他商量，方始應允，你看暫時可以屈就罷！橫豎將來你如有高就，不妨辭去的。」

繩木在靜聽，並沒有插一句；他滔滔然說着，聽一句，身上就覺得鬆爽一下，聽完，也並不以為二十元太少，總是一件難得的事情。照繩木的處境，只要食宿無虞，能夠棲身下來，不至於仍回到故鄉去受人嘲笑，已經滿足了。還有二十元薪水咧，到上海來的目的，也僅是如此而已，一時對於維震，真感激得不知說什麼纔好，只是一疊連聲的說：「二十元夠了，論我的本領，也只值二十元，何敢奢望！這回全是

是你救我的，將來圖報罷。撥，我看明天上午好麼？已過了

十二點鐘，這裏總要給一天房錢。我還得去給個信使杜俊卿曉得，他或者要來看我，而且我多少也得整理行裝一下。」

「明天上午搬過去，」維震想了一下，「也行，就是明天罷。」於是這事情便完全停當了。明天，繩木在上午九點鐘便搬到胡雲伯家裏去，誠然，那裏的房子很清爽，胡雲伯的爲人也好，想不到還是周維震給他找了這麼一個滿意的噉飯地！

他做了小報館的職員，非常的有興味；由故鄉到上海來時，的確只希望這麼多的薪水，故鄉是個山僻小縣，那裏一切還是數十年前的狀況，商店中的夥計，還有每月只拿五千

大錢的；二十元算起錢來，在他的故鄉，便是第一等位置，而且絕沒有六十千錢月薪的店員，除非做當典或是錢莊的經理，這一點，他便極端滿意。事情又並不忙，就不過動動筆，走走路，隔三天纔麻煩一次，比較忙一點，普通店家往往由早晨八點鐘起到晚上九點鐘，不能夠離開櫃台，他却很自由。其次是喫飯，也出乎他的意外，胡雲伯大概很考究飲食，雖是安徽菜，很合胃口。想起未到胡家以前的生活來，彷彿隔了很長久的時期，在安逸中，幾於淡忘了那種非人的生活，自己也有點不信，人怎麼會過到那種生活的，無時無刻不在恐怖空虛着，又彷彿自己是杞人憂天一般。然而再一想

，便明白這完全是出於維震之賜了！維震真是他的唯一恩人，如果沒有這個噉飯地，到現在，更不堪設想了！因而對於杜俊卿又充分地怨恨。

繩木尚不失爲忠厚老實人，他總記住這是維震救他的，而且經過一番磨折，知道喫飯的不易，所以做起事來，非常努力而細心，輕易不走出胡家的門。維震和雲伯也就引爲滿意，有時雲伯還嘲笑說：「到底是繩由鄉下到上海的呵！」大凡由鄉下剛到上海的人有了職業，的確沒有不滿意的，總是後來漸漸習於海化，或者朋友多了，這纔不滿足起來。但繩木在未脫離胡家以前，因爲時期不久，而又很忠心於

他的職務，不輕易出外的緣故，始終沒有沾染上海的奢風，也就始終沒有一天不滿足於他的生活。只一月，便已寄過五塊錢給他的父母了，寄錢的動機，並非單純的孝順父母，却是想起從前在故鄉時，誰都輕視他，他又自負得很，別人愈看不起，特地寄五塊錢去，表示自己終是個有作有爲的人，藉此把胸中幾年來的惡氣，宣洩一下，算是對一班輕視他的人報了仇。然而信上自然寫得很冠冕，他的父母接到這附有匯票的信，也自然喜歡，決想不到兒子纔到上海的半月，是那樣的困苦。大概還要臆測他的職業是杜俊卿代謀的，他的家裏和少數感情摯密的朋友，只知道他有一個好友名叫杜

俊卿；這一點，他也曾意識到，頗有點兒忿意，對於杜俊卿，不由的又加上一層怨恨，幾於將杜俊卿視作勢利場中的衣冠禽獸，累得他如啞子喫黃連一樣，說不出苦來。

民嘆報自周維震編輯後，銷場上果然進步，每期能賣到八千張；第一個高興的，要算胡雲伯，他本來不計較賺錢，辦報的初衷，也不過視爲遊戲，只希望不虧本，而現在居然能賺錢了。這裏面的原因，首在周維震的文名大，遠近皆知，經他編輯，內容方面，至少沒有文字不通的弊病，近年上海的小報，多是多極了，姑不談這些報的宗旨如何，文字使多數不通，主筆先生大概只有高等小學的程度，和周維震比

較，那自然有鴻泥之判了！加以印刷和紙張，也很精美，更惹人歡喜。還有一個原因：便是錯字少，這個功勞，就要推到繩木的身上；他是很細心的，校對起來，一些不肯草率，從晚上七八點鐘到印刷所去，總要到夜深兩三點鐘纔回來，甚至等到天亮，已經校過改過，上架子付印了，還要校一遍，差不多一個錯字都沒有。而維震尤認為滿意的，却在於他的筆墨好，做幾篇文章，大有可觀，能夠替維震分一半事務去。時期稍久，不但小報的一切事情很熟悉，對於上海社會，也漸漸明瞭，由他的筆底下，可以產出正確的批評，每一期報出版，都有他兩篇以上的作品。

而且因爲賺錢，另外又僱了一個茶房，繩木無須走路；從前如報上的鉛版木刻，都要他親自送到製版公司和刻字店，一月後，便有茶房做去，他只消晚上到印刷所去校樣，其餘的走路的事，都是茶房代替，更清簡了；他已經是民嘆報的記者，專管筆墨事宜。不必去尋杜俊卿，以爲這樣的職業，大可以終老的。杜俊卿也以爲繩木有了職業，少了一樁煩心的事，不時來看他，仍舊像從前一樣，感情沒有變；却不料繩木懷着怨恨，對俊卿已冷淡不少。但不久俊卿也就覺察了，漸漸的疏遠，終於大家不見面。在這時期裏，他締交了好些新友，同鄉的舊友反而不大接近，僅贖了周維震，是他

畢生不能忘的一個人。

四 意外的恐慌

「繩木！糟了糟了！我托了你，怎麼不當心，刊出這一篇稿子來？」第三十五期的民嘆報出版日的早晨，周維震因爲不是自己親手發的稿，一出寓，就在附近的報攤上買了一份；看到第二版，登着一篇關於畢軍長的作品，題目是「畢軍長之女在香港爲娼」，署名爲「閒人」，更注明自香港寄，他知道繩木的作品，沒有署過閒人兩字，一定是投稿疑。但這位畢軍長可不是好惹的，難免出岔子，就急急趕到胡

家，一見繩木，就這樣埋怨着。

繩木呆了，不開口，並不知道爲了什麼事。

雖然對於小報的一切情形都熟悉，也明瞭上海社會，但只是他的直覺；編輯小報要知道忌諱纔行，而他却一些不知道，或者這還是他的爲人過於忠厚罷。其實，他的閱歷太淺，在上海的時期又很短，關於畢軍長的女兒在香港爲娼的事，半年前已有一家小報登過，主筆曾喫了大虧，繩木不曉得，以爲這篇作品，既是一件祕史，而且有興味，所以就刊出來了。那時是黑暗世界，現在纔比較的光明，畢軍長曾駐過上海，調防還未久，未必不看上海小報，看見了，也未必不

查究；何況半年前已有人登過，自然要繼續注意的。

維震又埋怨了，看了繩木不開口，反增加忿怒。

「什麼事，要這般着急，可是報上有錯字麼？」維震會叮囑過他細心校對，所以疑心是報上有了錯字。

「錯字，有什麼要緊，這一輩軍長之女在香港爲娼」的一稿，是那裏來的？」

「投來的，文字很好呀！」他又疑心這稿的文字有何缺點了，頗自信沒有不通之弊。

「嚇！」維震更着急，「我是說這稿有關礙，不能登，」繩木這纔有點慌，但依舊不明白關礙在那裏；他看見維

震這樣着急，大概總不是好事情。一轉念，突然想起維震會同他談過，編輯小報要時刻當心，凡是有勢力的人，絕不能開罪，這篇稿子自然是開罪了畢軍長了，可是昨晚發稿時，竟沒有想到。於是他更呆，臉色也一變，囁嚅着問：

「難道這篇作品刊出來，恐怕出岔子麼？」

「自然，這個人怎能得罪，你太粗心了！嚇！」維震說完，坐到一張椅子上去，低下頭，微微嘆氣。

繩木很不安，默然良久，纔說：「這一定是事實，決不是嚮壁虛造的，我看畢軍長也不會有什麼舉動。」

「現在還談到這些，他們能做，我們不能寫，你想同他

們去講是非麼？不要再慫罷！這班武人只知道拿手槍對付你，有功夫同你多講！」維震沒好氣，冷笑說。

繩木又緘默了一下，說：「這裏面也並非說他的女兒爲娼，不過記他微時同一個蕩婦私姘，生下一女，在香港做妓女，他不認是他的女兒；我們下一期更正，也就說不是他的女兒，這個妓女假冒的，也就算了。我以爲這篇作品的錯處，至多題得太顯豁，如果題爲「畢軍長與香港一妓」，便不會遭人注意了，這却怪我糊塗！」

「能夠如你所說，倒沒有事了；但你可知道半年前已經有人爲這事喫過虧麼？」

「啊！」繩木大驚，「半年前就有人把這事登過報麼？」

維震點點頭，不欲多說。但又如骨鯁在喉，不能不吐，心裏也着實有點紛亂，不告訴他，他還不知道危險的程度，於是說：「那時畢軍長正駐在上海，登載此事的某報纔到市上發賣，就有他的部下報告，派出兩人，暗暗跟着主筆，下午兩點鐘光景，這位主筆恰巧到華界去，就被拘住，他也沒有聲張，只拘禁着，外面人誰都不曉得。三天後，這位主筆方始設法通了個信給家裏，還幸朋友帮忙，輾轉請托，向畢軍長說情，不知費去多少手續，纔釋放出來。然已在半月

之後，而且在他營裏，很喫過一番苦，弄得害了兩個月的病，這張報也就停刊。怎麼你竟這樣糊塗的？」

「這樣的不講理！」繩木是個胆小的人，嘴裏這般說，已不禁暗暗發抖，就要逃開去；但因維震坐在面前，不便露出來，還勉強安慰維震說：「現在畢軍長已調到別地去，未必還有這權力罷。」

「你也不必多慮，橫豎名義上是我編輯，有什麼危險，也是我負責任；能夠照你說，那自然很好！」維震又嘆了一聲，惘然走去。繩木沒有話說，等到心中有了話，維震已走出大門了。其時胡雲伯還沒有起身，時鐘剛敲了九下。

於是繩木就異常的不安，而且慌張，拿了一張報，對那篇一畢軍長之女在香港爲娼一呆呆地看；耳中起了幻象，似乎有人來叩門，聽到怕的鐵索瑯瑯聲。他歎然驚起，想逃，再一聽，並沒有人進來，伸頭向窗外一看，大門關着，還是維震走出時順手所關的樣子；但那一張報，已經在伸頭看大門的當兒團去，擲到壁角裏去了，彷彿是毀滅證據。可憐！他從來沒有經過這樣的恐慌，纔到上海的半月裏雖然不安，也有點恐慌，總沒有這事危險，那不過是喫飯無着而已。實在找不到職業，到底還能回到故鄉去，這事發作起來，怎麼辦呢？因此，他又想到被拘的可怕，有人說情還要拘半個

月，沒有人說情拘多少時候？真是不堪設想！然而一轉念：首當其衝的還是維震，自己大概無礙，維震固然是拯救自己的好朋友，而「卸責諉過」的心思，終於很堅強。但他却依然怕，如果株連又怎樣呢？早已說過，他是完全沒有經過危險的人，不知道這事一發作，是什麼樣兒，擴展到如何程度？自己總不能說全無關係的。怕到極點的時候，便感覺到這裏不能坐，自己耳畔似乎又有樣警告說：「你要預先設法呀！」他就直跳起來，自己的嘴裏也逞說人：「是呀！要預先設法。」便也立刻走出去，離開這危險的所在；一走出，心神這纔靜定，毫無主張，向誰去設法呢？新的朋友不可將這

重大的事去商量。想來想去，只有杜俊卿，他在上海好幾年，識見很廣，閱歷也深，可以問問他，自己到底有沒有危險；便是有危險，也可以托他設法消弭。不過同他已經很冷淡了，未免有點兒難爲情，但此時也顧不得，自己的安全要緊。繩木又轉念想：『或者俊卿並沒有覺察我冷淡他罷？』於是就決定去會杜俊卿。

會見後，繩木將這事的情形說了一遍，俊卿的態度，倒還是很懇摯，繩木纔安心。據俊卿說：未必有危險，而且編輯是周維震，經理是胡雲伯，什麼責任都在這兩人身上，與繩木無干。繩木想：這倒不錯，但立刻又對維震雲伯兩人抱

歉。俊卿安慰他一番之後，自己已沒有什麼恐慌，然而這篇稿子是從他手上發下去排印的，怎能累維震受過呢？喫飯這問題在此時已完全不放在心上了，雖然這事一發作，自己便不能再在胡家喫飯，他到底還可以回故鄉去的。

五 一波又起

不想關於畢軍長的事，竟是一場虛驚；並且在那天午後，胡雲伯也知道了，雲伯更恐慌得厲害，這裏面的原因：無非是雲伯頗有資產，不比維震是一個賣文爲活，入不敷出的無產階級，如果有事，犧牲一定大。但結果却是風平浪靜，

民嘆報也已安然繼續出了兩期，然而雲伯可是有點心虛起來了。在整理登載「畢軍長之女在香港爲娼」後第三期稿子的一個下午，維震一面閱稿，說：

「繩木！要當心些啊！凡是有關礙的稿子，甯可不登；我不在這裏時，你更要特別留神，用幾篇無精采的作品充數，倒不妨事，遇到像上次畢軍長一類揭發大人物陰私的作品，就得審慎，便是可以登載，也須等我來看過後，再行決定。並非不信任你，實在你對於編輯報紙的經驗太缺乏，往往有許多看似無關緊要的，一登出來，偏偏出亂子，所以現在編輯小報是一樁不易的事情！」

「這無須你說，我自然審慎的；但上一次畢軍長的那篇稿子，我們都恐慌得異常，而結果竟無事，可見天下事也難料得很。」繩木微笑說。

「嚇！你不要以為上一次是我自相驚擾啊；這位畢軍長確是一個怪物，大凡帶兵的人，如果是行伍出身，不諳文事的，反而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就是有人罵他，他也不計較，只要不當面迂撞他，總不會喫虧的。但畢軍長却本來是個文士，前清還進過學，可算得文武雙全，然而也就因為這緣故，和其他武人兩樣，歡喜人在報上頌揚他；反之，如有人在報上說幾句不滿意於他的話，他便立刻追究起來，心術也

最工，最險；現在我們報上竟揭發他的陰私，嚇，你的胆子太大了！倘然他還駐防上海，恐怕隨時就要遭他的毒手，今天也不能還在這裏閱稿了。」

「腹中有了學問，便連心術也變成陰險麼！嘻！」繩木的神態很夷然，嘅嘆。

「看你的樣子，大概已把這事視為過去，忘了；但我心中還有時恐慌。」

「怎麼？」繩木奇訝說：「自然是過去了，已經八天，一點風浪也沒有，你還恐慌的什麼？」

「如果他現在駐防上海，那末事情已過去八天，自然不

會有什麼變故了；假使他在這幾天纔看見報，不是仍有危險麼？事實上，他本不能在出版的一兩天裏看見，要經過郵遞的耽遲，而他有所舉動，也必要經過相當的稽延，危險正在這幾天，你倒當做沒有事了！我的希望，是這張報不被他看見，沒有人在他面前獻媚，特地去報告，挑撥，那纔無事。

一

繩木一想，不差，維震到底是閱歷很深的人，自己的樂觀未免太早了，不由的重新恐慌起來，同那一期報出版之日維震來埋怨他的時候一樣，渾身突然的像在冷水裏浸了一浸，半晌沒有話。然而胡雲伯進來了。

雲伯的臉上，似乎也不大高興，一進來，立在維震的背後，看他閱稿；更看看坐在維震對面的繩木。繩木正在細心地寫一篇稿子的標題，預備刻木戮。

「呾啱！胡先生，請坐！」維震忙立起身來讓座。

「你有事，請坐，我不過看了玩的；這兩期的稿子多麼？」雲伯說。

維震也就不再客氣，坐下去了，隨口答了一句：「很多，稿子總不會缺乏的。」

大家靜默了數分鐘，雲伯又提起畢軍長的事了，說：「畢軍長真有個女兒在香港做妓女麼？倒是奇聞啊！」

「這個你要問他，」維震微笑着，指一指繩木；又說：「那是他發的稿，不是我所特約的人撰的，原稿已經不見，被印刷所遺失了，始終我沒有看到。」

「是由香港寄來的；我還記得，這人叫做陳叔清，別號聞人，然而他附來的信也竟不見了。」繩木說。

「我們這張報，居然銷到香港——可是定戶中並沒有香港人，怎會有人從那裏投稿來呢？」雲伯很懷疑，眼睛看着繩木。

「大概是有人從上海帶去也說不定。」繩木猜想着說，一篇標題已經寫好了。於是丟下筆，將椅子撥了個方向，專

討論這事；一照那篇稿中所記，一定是事實，人名地名都寫得很詳細，如果出於捏造，便不會這般清晰，這是很顯然的。而且照此等事，却也在情理之中，畢軍長本來是廣東人，少年時又很窮，難免有這種不光明的行徑；但他又何必不承認，說不是他同姘婦所生呢？假使他不拒絕她，收留下來，反而不致這樣的穢德彰聞。她不失身爲倡，人家就不能同她接近，因了這一激，自然要怨憤填膺，逢人說項了！——

「誠然，事實上確是如此；不過我們總宜不登，免惹是非的好。」雲伯雖然說得很宛轉，不曾老老實實的指斥繩木的不是；但繩木終有點難堪，低頭不語了。

「然而照我看，那篇稿子也並非有意利用我們，攻擊畢軍長，倒的確是新聞記者有聞必錄的態度；這位聞人先生大概也和我們林先生一樣，太蠢，不知道這裏面要有顧忌，還當做這是新聞記者應盡的天職，決不怕人。其實，現在的新聞記者再可憐也沒有了！所謂無冕帝王也者，在外國還可，在中國只不過聊以解嘲，地位低得連要人的聽差還不如呢！嚇！」維震先是微笑，後來就很嘆息，接着却又憤然說：「所以中國需要革命，這一班軍閥，官僚，土豪，劣紳，非驅逐個乾淨不可，我們就希望北伐軍趕快打過來，——但現在已經打過來，而且成立了國民政府已有兩年之久了；——纔出得

這一口惡氣。」

這麼一憤怒，雲伯反而笑起來，說：「周先生借題發揮了！哈！」

但是維震忽又一頓，似乎想什麼，看了繩木一下，問：「你記得那閒人投來的稿子，信面上的郵戳，是從香港寄來的麼？」

「怎麼？這——我倒沒有注意，只記得信角上也寫着自香港寄，沒有看郵戳；你問起這一點，是什麼意思？」繩木很驚訝，眼睛也定視着維震。

「不！我疑心不是真從香港寄來，因為是香港的事，所

以在署名之下這麼注着，現在的小報，頗流行這種樣式；意思固然也沒有什麼意思，或者這人就在上海。」

「却沒有注意，而且原稿，信封，信，都不見了！」繩木恨恨的說。

「算了！過去的事還着急做甚。」雲伯真識趣，輕輕一語，便作了個結束。維震對繩木說的「危險就在這幾天」的一番話，却沒有對雲伯也說出來，免得雲伯聽了，也要恐慌。而且那天午後雲伯的驚惶，也是自家把這事向他談起，纔引起憂愁來的，自家已經很不安，現在既然無事，何必再累他憂愁呢。

雲伯踱出去了；維震已把全部的稿件過了目；繩木也將木刻的字都寫好，命茶房先送到刻字店去，順便吩咐茶房到美大公司把一塊諷刺畫的鋅版拿回來，一切都準備舒齊，就祇少一塊鋅版。維震欠伸了一下，立起，從香烟罐裏取了一支香烟，燃起來，啣在嘴邊，深深的吸了兩口，說：

「我去了！」

「都舒齊了，等鋅版拿回來，我就畫樣子，教茶房送去；大概不會過六點鐘的，今天你還要看大樣麼？」繩木也欠伸了一下，說。

「大樣可以不看，倘有暇，我直接到印刷所去；儘六點

鐘以前把稿件全都送去，不會再弄到夜深兩三點鐘，纔有大樣可看罷？」

繩木說：「不會的，至遲十二點鐘，大家遵守合同，我們的稿件，儘六點鐘以前送去，他們也就要儘十二點鐘以前拚好版子，誰耐煩等到兩三點鐘。」

「這很好，我們從此一定都在六點以前送去。」維震且說且走，跨出門，去了。

於是今天關於編輯方面，便告了一個段落；壁上的時鐘，纔四點四十五分，時間綽綽有餘，頓覺身上也輕鬆了許多，立起身來，踱了一回步，也從香烟罐裏取了一支香烟吸着

。不多一會，茶房就拿了鋅版回來，又坐下來工作，畫好樣子，將一束稿件和銅鋅版包在一起，教茶房送到印刷所，並附寫了一個便條，說：「十二點鐘來看樣子，不能延誤。」茶房去了，再看時鐘，也纔五點二十五分，於是他這助手的公務，也告了一個段落，身上更輕鬆。橫豎十二點鐘纔去看樣子，早得復，便到門外閒眺一回。七點鐘喫晚飯，爲了預防印刷所延遲，或不要挨到夜深兩三點的緣故，就躺在榻上睡幾個鐘頭，養養精神，準備着細心校對；不然，到那時精神疲倦起來，又要睡，又要校對，便難免有錯字；他總是這樣的謹慎，的確，除掉那一回誤發了一篇「畢軍長之女

在香港爲娼，一算是過失外，真沒有第二回過失，雲伯和維震都稱贊過他的。睡到十一點鐘，就已起來，慢慢地跑到印刷所，連車子都捨不得坐。梭過樣子，正敲一點鐘，到底印刷所還要延遲一小時，他仍然慢慢地跑回報館睡覺；這樣，安然的過了十幾天。

畢軍長的事，大家都忘得乾淨，不再提起。誰知這一天傍晚，是民嘆報一個出版期的第二天，繩木沒有事，坐在窗口的一張桌子上看別種小報，剛把電燈開亮了不多久，天空作淡黑色；胡家非常靜寂，只有胡夫人同一個七歲的兒子小雲在樓上；嬢姨出去買東西；胡雲伯在四點多鐘乘着自備的

包車到青年圖書館去會朋友，還未回來。繩木很暇豫的正看到一篇什麼秘史，全部精神都被攝了去，專注在什麼秘史上；忽然聽得叩門聲很急，喊娘姨開門，是車夫阿龍的喉音，知道雲伯回來了。繩木就出去開開，纔開下，猛聽得雲伯在車上呻吟；他大喫一驚。阿龍不待詢問，一壁拉起車子進大門，一壁告訴繩木：

「先生被流氓毆傷了，在白克路，十幾個流氓一齊動手，把先生從車子上拖下來毆打，傷勢很重，請你快去通知太太罷，到那一家醫院裏療治纔是。」

六 獨眼龍

這一種出人意外的事，不僅繩木暗暗納罕，胡夫人更驚怪。幾個人將雲伯扶上榻，問他爲了何故，會被流氓毆打？繩木一面想：「雲伯向來不肯得罪人，更與流氓無關，平日除了到他自己開設的花紙行裏走走，不大出門去，都是坐在家裏陪伴夫人，往來的朋友，無非是商界中人，同所謂流氓的，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何以會遭流氓的毒手呢？」然而雲伯却又不肯說出來，只是呻吟着。

胡夫人急得眼淚都流下來了，不住的撫摸他身上的傷痕，問：

「什麼人打你的，何以不說？傷勢又不輕，還是到那一家醫院裏去罷。」

雲伯不開口。

「究竟是什麼人打你的呀？你平生並無仇人，無端的怎會被人打呢？」胡夫人有些着急了。

繩木說：「這倒是的，胡先生！你自己都明白，打你的什麼人，不能就白白的被打，我看療治固然要緊，打你的人也不能放他們過去，或者去報告捕房。」

「算了！」雲伯這纔說：「這些流氓有什麼好計較，算了，自認晦氣而已！療治，則此時已經來不及，醫院裏都關

了門，明天再去住醫院罷。你們可不必着急，我的傷勢也並不重，痛固然痛的，倒沒有打傷筋骨，不妨事，將養幾天便會好。」

「能夠等到明天進醫院麼？你這時那裏疼痛，可要喫點東西？」胡夫人彎着身子，把臉兒偎着他的臉，問，眼淚還是流着；七歲的小寶在一旁發怔，而且立得遠遠的。

「不妨事，可以等到明天，就只兩股被他們踢得很厲害，大概腫了，所以不能仰着睡；別處有限，你們不必着急。——他只是安慰他的夫人，然而胡夫人那裏放心，於是又伸手撫摸他的兩股了。忽然驚呼起來：「腫了！而且潮濕濕的，

皮也破了麼？嚇！誰同你有仇，這天殺的死強盜！」

「買點金瘡藥來先敷一下罷。」
「娘姨已經買了東西回來，插嘴說。」

「好！你快到藥店裏去買。」
「胡夫人隨手掏了幾角錢給娘姨去買，回身看見阿龍立在簷下，便問：『阿龍！主人怎麼被人毆打的，是些什麼人，爲了什麼緣故？』」

阿龍走近一步，正要開口，雲伯阻擋說：「問什麼，算了！阿龍那裏曉得。」
然而阿龍仍舊說：

「纔拉到白克路一個弄堂門口，對面來了兩個穿長衫的人，喝住我不許走；接着弄堂裏就陸續走出十幾個工人模樣

的人來，穿長衫的人大概是指使人，不由分說，七手八腳的把主人從車子上拖下，拳足交加。我也被嚇住了，又因他們人衆，不敢抵抗，只好眼睜睜看着流氓行兇。」

「你曉得他們是流氓？」繩木問；

「不是流氓是什麼人呢；那時候，看熱鬧的人倒也不少，但竟無一人敢干涉，又看不見巡捕，假使他們要把主人殺死，也極便當，絕不會有人阻止，這真是上海最惡的壞風，無法無天，比官府還要厲害，完全不講理的！幸而那兩個穿長衫的人還稍微有點人性，說：「饒他罷，看他以後可認得獨眼龍了！」他們便揚長而去。主人却已動彈不得，流氓散

去後，纔有人說：「這就是獨眼龍，一隻眼睛被槍打瞎了的，還有這樣的威風！」我一個人不能扶主人上車，倒也是看熱鬧的人幫我扶起的。至於毆打主人的原因，我可不曉得。

「獨眼龍，」繩木暗自說了一聲，恍然大悟；便退到統廂房裏，一就是民嘆報的編輯室，趕緊翻昨天出版的一張報。然而胡夫人並不明瞭，還是追問雲伯被打的原因。

繩木非常喫驚，拿着那張報，一顆心不住的跳着，暗道：「好厲害！」自己的心裏說過這句話，接着渾身的骨節像是大大地鬆了一下，又像是懸在半空，向下面突然的沉了一

下，而又立刻懸掛如故，此身就老是這樣的懸在半空一般。心還在跳，而且一想起阿龍所說一十幾個工人模樣的人從弄堂裏走出，拳足交加，「就更跳得厲害，幾於不敢再坐在這編輯室裏，尤不敢在路上走，什麼緣故？便是怕自己也做雲伯的第二，也被這兩個穿長衫的人指揮十幾個工人模樣的人毆打。

坐立不安了不多久，忽想：「這事該報告維震知曉，也要防備。」一半愛朋友，一半似乎既出了這岔子，不能毫無舉動的要忙這麼一下，於是他決意去尋維震了；雖然怕在路上走，但如果有危險，避也避不掉的。他匆匆的走出，纔跨

進客室，聽到雲伯在那裏講話，又不由的立下來。胡夫人還是坐在榻旁，雲伯的話，好像是自己同自己說：

「嚇！如果老柳不告假回去，今天便不會遭他們的毒手了！」

胡夫人趕緊問：「原來你也明白，怎麼我問你，你總是不說？老柳也快要回來了。」

「原因麼？我自己本不知道，叫我如何回答呢？現在我已被他們打過，老柳回來，也沒有用處了！其實，我也不過這樣想，老柳向來不同他們來往，未必能制止得住的。」雲伯說。

繩木知道老柳是雲伯的包車夫，是一個身材高大，滿臉麻子，五十歲以外的人，告假回去纔十幾天，阿龍就是老柳我來替工的。老柳在上海有沒有面子，從前並未聽人談過，照雲伯的口氣，大概也是這一路的人。同時，他又暗佩雲伯爲人的忠厚愛友，決不把原因告訴妻子。幸而這篇關於獨眼龍的稿子不是繩木逕自發排的，否則他更要難堪了，既然如此，尤有報告維震的必要。行經雲伯的臥榻時，他隨口問了一句：「胡先生！現在痛得好些麼？敷過藥沒有？」

「好些了。藥也敷上了！」雲伯答。他沒有再問，也沒有停步，答過，便走出大門。

在維震的寓所裏找到了維震，自然，繩木的臉色不比尋常，而且他如沒有要事，決不到維震寓所來的，這還是第二次，兩個月前去過一回，那是繩木爲了自己的要事；這一回，繩木在沒有說出雲伯被獨眼龍毆打之先，維震已微露詫意了。

「維震！出了亂子了！雲伯在白克路被一羣流氓毆打，傷勢很重，就是今天下午的事情。」繩木逕自在椅子上坐一坐，慌急的說。

「被什麼人毆打的？」維震也同樣的喫驚，「可與我們有關麼？」他的頭腦比繩木清明得多，而平常又頗擔心民嘆

報上出毛病，所以先問明一下。

「有關係，便是獨眼龍糾衆行兇的，大概昨天報上的一篇『獨眼龍』觸怒了他了；這獨眼龍究竟是何等人呢？」

「唔——唔！」維震仰起臉來，想了一想，並不答繩木的問，却站起來說：「繩木，雲伯這時候在那裏？」

「在家裏；本來胡夫人要送他到醫院裏去的，他不從，說今天時間上來不及了，明天去。」

「好！我先去看看雲伯，可有危險。」繩木也說：「好！——兩人就各乘了黃包車到胡家來。」

因了都坐黃包車，路上便沒有交談；繩木這時候，似乎

已放下一半的心。而維震的懊惱，却纔開始，並且對於自家的安全，也有點預慮，館主已被毆打，編輯的人只怕也難免，流氓們本來是不好惹的！

七 樓上

到胡家時，——也就是到了報館，雲伯已由阿龍娘姨胡夫人三人把他扶上了樓；樓上，不但維震沒有上去過，繩木在他家食宿的人，也沒有上去過，那是雲伯夫婦的臥室，今天第一次上去。但維震纔到胡家，聽說雲伯先是睡在客堂中，後來由諸人扶上樓，就覺得寬了心，足見雲伯的傷勢還不過

重，幾個人扶着，還可以走上樓。

胡夫人仍舊坐在床沿上，維震和繩木登樓後，反而退下來；這正好，雲伯可以無所顧忌的傾談。他的用心，也的確很苦，知道這被歐的原因如果給她曉得了，一定要埋怨，女人家的度量最褊狹，論不定會當了維震和繩木的面，說出不中聽使人難堪的話來，傷了友朋的感情，所以他總也不肯告訴她，深悶在自己的心中。

樓上臥室中陳設得很富麗，他們不及賞鑑，繩木在臨窗寫字檯左首的一張椅子上坐下；因為胡夫人遊去，維震就在床沿上坐下了。雲伯還在呻吟。

「真對不起，怎的尋到你了，雲伯！你這時怎樣？」維震略略彎下腰，問。

帳子有一邊放開來，雲伯從被中伸出一隻手，拉縮了，這纔說：「你怎麼曉得的？」

「哪！繩木特地去告訴我，所以不放心；傷勢如何，無礙麼？」

雲伯在枕上搖搖頭，說：「無礙，你不要着急，這是我自己的運氣不好！」

「什麼話，我真對不起你！但我也料這些流氓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毆人！」

「嚇！上海的流氓，原非好惹的呀！」雲伯沉聲說，突然眉頭又一縐，似乎身上很痛楚。

「上海流氓惹不得，誰都知道的；不過，昨天報上的一篇『獨眼龍』，一語氣並不激烈，也並非攻擊他個人，不過記述他的歷史，聯帶寫出他最近糾衆持械毆傷一個尼姑。他們往往懷着利斧，凡是他們所認爲仇人的竟任意砍殺，這還成什麼世界！今天他們毆打，有利器麼？」

「倒沒有，大概他們也知道我是個弱蟲，無須乎利器。而且承他們的情，毆打的時間並不久，獨眼龍便喝止了。其實，我也不知道誰是獨眼龍，因見其中指揮的是一隻眼睛，

猜想上去，必然就是他。如果他不多喝止，嚇，維震！此時我們恐怕不會見面了！」說到這裏，聲音更沉下去，似乎無力的樣子，又似乎有點兒慘意。

維震更不安，說：「那末你現在是何處疼痛呢？」

「就只有兩股最痛；別處還好，雖然渾身都有點痛，但如不觸到時，尚不覺得，就只有兩股最痛，他們十幾人差不多都在這裏踢過幾脚的。幸而我被他們從車子上拖下來時，是斜伏着，臉兒靠着車輪，不然，十幾人都拿腳踢我前部，也不會活的！」

「你總要到醫院裏療治纔是呀。」

「無須，方纔我的內弟也聽得這消息，特地來看我，他便給我介紹請了一位傷科醫生，很有本領；你們來的時候，這位醫生纔去了不多久，給我在股上敷了藥，又喫了五粒丸藥，說不要緊，一星期可以復原；這時候，果然已漸漸消腫，疼痛也略減了。」

坐在臨窗寫字檯左首一張椅子上的林繩木，緘默着聽他們談話，到此，忽插嘴問：「獨眼龍究竟是何等人呢？這樣的橫行無忌！」

「昨天報上不是記述他的歷史麼，你難道沒有看？」維震說。

「那篇稿子很簡略，詳於毆傷小尼姑的事，沒有把他歷史詳記出來。」

「嘻！嘻！你還要不滿足，略爲寫了一些，便發生這亂子，如果詳細的記出來，他豈非連報館都要拆毀掉麼！可惡，他們的確全不把法律看在眼裏！」

「這篇稿子可是陳大凡做的，他何以偏要寫這些事？」
雲伯說。

「其實，那篇稿子的語氣，真不激烈，雖然標題爲『獨眼龍』，却是廣義的致慨於上海流氓，不過以獨眼龍爲引子，他們腦筋簡單，便當做是完全罵獨眼龍，累你喫了這樣的

大虧！——維震說。

——獨眼龍的歷史，我也知道一些，據說他是當兵的出身，做過連長，經過了若干次的戰役，大概就是直皖戰爭時，他在火線上，中了一個彈子，恰着在左眼上，因而左眼就瞎掉了，醫愈之後，便不再幹軍隊。他是山東人，在家鄉過了一年，纔到上海，所以他並不是土著，到上海也沒有幾年。他能有這樣的勢力，却是『幫』的關係；固然流氓們都離不了『幫』字，但他的先生，就是一個著名的脚色，他到上海不久，先生便死了，他的輩分既比較高一點，又做過連長，他先生的一班徒弟，便都推崇他。他在這幾年裏，陸續也收

了一千以上的徒弟，勢力愈雄厚，他們的所謂「面子」也極大。獨眼龍這個綽號，原是別個大流氓叫起來的，接着他手下的小流氓也跟着在背地裏叫，終於成爲他的名字，真名字反而隱去，人家不甚曉得了。然而獨眼龍如果同那些頂大的流氓比較起來，也還是小巫見大巫。他至多不過是稱雄於一方面而已。」

雲伯述說了獨眼龍的歷史，同報上登出來的「獨眼龍」可以參看，雖非回答繩木的問話，然而繩木也很滿足了。

「你怎麼也曉得這些人的歷史的？」維震說，臉上微現着笑影。

「聽人談過罷了；但我却再也不料我會喫他的虧！」雲伯又縐縐眉：「如果我們的老柳在這裏，或者能免去此厄也說不定。嚇！的確，一個人總是這樣的，老柳在這裏，不覺得怎樣，便是今天他能把這場禍事消滅掉，而消滅之後，也不會覺得怎樣的，還要自以為流氓們本不敢碰我呢！」雲伯又慨嘆了，大有哲學的意味。

繩木所懷疑而不能自解的問題又來了，又要問。然而雲伯不待他問出來，又繼續說下去。其實，比較鎮靜一點的維震，也有同樣懷疑，不過他不像繩木那麼直率，富於戇氣。他開口說話，要看時機的，在某種程度纔說某種話，所以不

惹人厭。這時候，也頗注意雲伯的說話。

「我們的老柳，可比獨眼龍高得幾籌了！獨眼龍自己並沒有什麼武技，就不過做過連長，做連長的人多得，有何希奇，他完全靠着徒弟多，把他捧架起來的。老柳却不然，着實有點武技，他也有一個綽號，叫做「神鎗手」，看這綽號，便知道老柳不是尋常人。」

「神鎗手——維震驚異起來，「從前我們倒沒有聽你談起過呀。」

繩木也聽得出神了，獨語似的說：「都有綽號，獨眼龍，神鎗手，一對！」又高聲說：「是的是的，我看他那麼高

大的身材，和抖擻的精神，就知道他富於膂力，雖已五十開外，比少年人還強健，原來他尚有這一個綽號，那末想必他對於「槍」一定有特別工夫了？」

「那自然，而且拳術也高明。不過，他自改邪歸正後，已把少年時那種不正當的行爲，完全丟掉，變成一個極正當的人了；他又沒有家室，只賸下一個妹妹，此次回去，便是看他妹妹的。獨眼龍真所謂「不在他話下，」雖然無黨羽，人家也不甚知道他的歷史，但像今天這種事，如果是他拉我的，一定要抵禦，他一個人赤手空拳能戰數十人，獨眼龍未必是他的對手。阿龍這膿包東西，看見他們人衆，已經嚇得

口都不敢開了！」

「那末這老柳在從前做什麼事情呢？」維震問，似乎感到興味。

「從前！」雲伯忽也微笑，「有什麼好事情做，無非是落草者流；後來被官廳捉住，判了死罪，却又被他越獄出來，逃到別處。而我就在他越獄後二年在天津遇見的；那時他已極端懺悔，在天津做小本經紀，純粹是個好人了；於是便跟我南來，到現在也已好幾年，所以我並不以車夫待他，彷彿也贖之爲保鏢。像前回關於畢軍長那篇稿子，我倒有點怕，現役軍官同我作起對來，老柳這種人，自然毫無用處；若

說上海的小流氓，正可藉重老柳，然而偏偏在老柳回去的時期裏，遇到這樣的不幸，豈非我的運氣太壞，合該有事麼，咳！——雲伯說到這裏，更有點記念老柳了，而且因了阿龍這般無用，愈覺得老柳之可貴；他相信老柳決不會睜着兩眼，看主人被流氓毆打，至少都要抵抗一下的。

繩木還不滿足，好像忘了雲伯今天被流氓毆打，對於神鎗手的奇蹟，要請他述個詳細。然而維震知道他說的話已經不少，不能再使他煩神了，於是立起來說：

「你睡息一回罷！明天我再來看你，如果這位傷科醫生的藥丸效驗不大，還是到醫院裏去。」

「謝謝你！我知道的。」

因了雲伯說出一「謝謝」兩個字，維震心中又湧起了不安，他就帶了這歉意的「不安」一走下樓；不甚滿足的繩木也就跟下去，真的，繩木此時只想像着神鎗手的技藝，而暫忘了今天的一切。到得樓下，維震同他談今天的事，這纔回復了未聞神鎗手三字以前的意識來，同樣的對於雲伯抱「不安」；並且，自己也依然恐怖，開始知道小報飯不容易喫了！

八 一場惡戰

在一個黃昏時候，正值上海繁華的開始，差不多有逾萬

的姑娘們，剛梳好了頭，搽好了粉，準備到各遊戲場和馬路邊工作去。而一般青年，也都做完了事，各同各的友人商量到何地去消遣；跳舞場，賭檯，酒樓，戲院，旅館，都將由冷寂而變爲熱鬧，天色還沒有全黑，然而電燈已經都亮起來了。一個身材高大，滿臉麻子的人，懷着滿肚皮的不平，走進那尿臭撲鼻的弄堂裏，一家一家看門牌號數。這個弄堂裏倒是例外，家家都沒有開電燈，路燈也沒有，所以很黑黯；而且房子已經古舊，門牌號數不大看得清。這個人非常悶懣，好容易，從轉過彎去第五家的門上，纔發現他所尋的號數，於是就立下來，端詳一會，裏面人當然不少，客堂裏倒也

點起一張洋燈來，一個婦人在那裏抱着一個小孩哺乳，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在做針線，當他立在門口端詳的當兒，由外面進去兩個男子，一個沖開水的婦人；由裏面走出來的，也是兩個男子，這個人就知道裏面住的人家必不少，頗覺得不耐起來，提高了喉音問：

「裏面有一個獨眼龍麼？他媽的！」

哺乳的婦人和女孩都突然驚異，抬起頭來，還未及開口，這個人又照舊提高了喉音問：

「裏面有一個獨眼龍麼？他媽的！」並且附加道：「快滾出來！」

「你是什麼人？大呼小叫！」婦人質問了，就在這質問聲中，聽得樓梯上一陣響，出來兩個男子，且跑且嚷：「什麼東西！你尋獨眼龍做什麼？」

這個人眼睛倒很快，雖然很黯，只有一張洋燈，光線不能照遠，但他已看見在前的男子是瞎了左眼，而只有一隻眼睛有光的；他估量這大概就是獨眼龍，胸中的怒火，便頓時燃燒起來，當門而立，兩手各支着兩脅，大聲說：「我尋獨眼龍，你這東西可就是獨眼龍？」

「我就是獨眼龍，你是什麼東西？」獨眼龍也非常的動怒了。

「什麼東西！有眼不識泰山，竟放在這裏囉唆，給一頓生活他喫喫！」另一個男子說。

「綽！：綽！：」這人乘獨眼龍不備，很迅捷地，近一步，伸起支在脅上的兩手，左右開弓，綽的在獨眼龍的兩頰上各打了兩下，打得他一隻眼睛裏冒火，不由的倒退下去，嘴裏嚷着：「好！：好！：」這人打過獨眼龍，又很迅捷地，順手捏起左拳，在另一男子左脅上擊了一下，另一男子頓時「呾哨」一聲，彎下腰；却還竭力忍住，知道不妙，趕緊逃開去。但這人却並不繼續用武，另一男子奪門而逃，也是故意讓他逃去的。婦人們和其餘男子看見這情形，都非常喫

驚，獨眼龍尙且不敵，也就不敢響。然而獨眼龍倒似乎不失爲好漢，雖滌兩頰熱辣辣地作痛，却不甘示弱，還大聲問：

「你究竟是什麼人？說明白了，再見個高下。」

「你連老子都不認識了，我就是神鎗手。」

「神鎗手——獨眼龍確是不認識，反怔住了，思索同輩裏並沒有綽號神鎗手的。」

「你真不認識，哼！到底只有一隻眼睛，告訴你明白，我就是胡雲伯先生的包車夫。」

獨眼龍這纔明白了，但隨時又寬了心，暗想：「還當他是有來歷的大人物，不過是一個包車夫，有什麼可懼呢！」

他的胆子又大了起來，走進一步說：

「包車夫也敢來放肆，胆太大了！胡雲伯這東西，那天還是我發了慈悲心，只稍稍給點滋味他嘗嘗，否則至少折斷他一隻腿！」

「好，我也給點滋味你嘗嘗！」說時，神鎗手的上半身並沒有動，只左腿伸過去動作了一下；恰好，獨眼龍會走進一步的，距離正相當，一動作，已聽得「仆」的一聲，和「我也給點滋味你嘗嘗」的尾聲相啣接，「嘗嘗」兩個字纔畢，「仆」的一聲就隨之而起；而啣接着「仆」的一聲的，便是獨眼龍口中的「吠哨」。獨眼龍像牆崩一般的仆下地，右

腿的骨節便好像已斷了，「呾啞」一聲是不願意喊出來而不由的喊出來的；並且，他跌倒得太驟，一時竟爬不起來，左腿何等的痛。等到要爬起，神鎗手的右腳已踏在他的右肩脾上，於是上身也不能動彈了，嘴裏終忍不住呻吟，痛得連眼淚也要流出來。然而神鎗手的上半身依然沒有動，完全是兩腿動作着，也只是嘴裏忍不住罵了幾聲。

「滋味好麼？明天趕快請傷科醫生去，告訴你：膝骨恐怕靠不住了！」神鎗手帶着滑稽的口吻說。說完，便又罵了一聲：「狗！你竟敢打我的主人。」

但獨眼龍依舊不甘示弱，決不向神鎗手求恕，還說「

有種的不要走！」

「走你媽的！」右腳蹬了一下，獨眼龍的肩胛，便頓時痛徹心肺；想用手撥開，可憐兩隻手都舉不起。這時，神鎗手耳中聽到很雜選的脚步聲，潮湧一般的，充滿着殺氣；不多一會就有二三十個穿短衣裳的人擠滿了小弄堂，都爭先恐後奔到獨眼龍的門前。

神鎗手說了一聲「好！」拋棄了地下的獨眼龍，跳到門外，仍是那麼鎮定，兩手各支住了兩脅，從容的說：「你們可是來幫助獨眼龍的麼？好極，我就是打獨眼龍的！」

同時，幾十人轟然大呼了一聲，合成一種不可形容的譁

叫；同時，幾十柄斧頭也就揚起來了。這許多人，便是那另一男子去約來的，也都是獨眼龍的徒弟，他們一個個的心中，正和神鎗手一樣的被憤火燃燒着，恨不得將神鎗手立斃於數十利斧之下。

但神鎗手毫無懼意，也不去尋相當的武器，幾十柄利斧很紛亂的向他猛劈的時候，他只乘勢向地下一縮，身子雖然高大，却靈巧得像猴子似的，立刻就_不見，使數十柄利斧全都撲了空；同時，忽有好幾個人大呼「_呀」，一仆倒於地，神鎗手也就從斧林中跳出來，而且兩隻手上也各執了一柄利斧。他在縮下去的當兒，由那倒下地的幾個人的腋下胯下穿

過去，凡是被他身子從腋下胯下穿過去的人，就都受了重傷，再被同輩的人一踐踏，生命已犧牲一半了。

於是神鎗手的兩柄利斧也就狂舞起來，他的使斧法頗有家數，不像他們只是亂揮亂砍。還幸神鎗手僅向他們的膝，臂，這幾處不致命的所在砍去，倒下地的人雖然前後相繼，但沒有一個人完全畢命的；這樣，有幾個聰明些的朋夜，也就不敢上前，曉得遇見敵手，怕起來了。

「噉！」

神鎗手在顯示他舞斧的工夫時，不料會飛來一個彈子，這却是開鎗的人槍法不虛，沒有命中，並不是他閃避過去的

；彈子從他的項間飛過，幾於間不容髮，稍微偏側一下，說不定就要穿過頸項，生命也不能保了。他喫了一驚，知道流氓不但以利斧爲武器，居然還敢開手鎗，倒要防備。他生了戒心之後，便同時有幾支手鎗對準他施放，也不算什麼了，第七家人家門口有電燈，光線照過來，正可以看清一切。然而其時敵人已沒有了，受傷的流氓倒在地下有十五六個，未受傷的都逃得不見，手上的利斧無所用武，打算拋去，又恐他們還有救應的大隊來。又一想：「這裏也不能逗留了，真的，萬一有別樣的變化，自己雖然不懼，主人不免要受累的；我一離開，流氓們會自己來收拾善後，他們喫了苦，也決

不張出來。於是，他向門裏一望，受傷的獨眼龍也不見了，大概已抬上樓。——「噍！」從樓上又飛下一個彈子，這回是他避過去的，開鎗的人就是獨眼龍唯一得意的徒弟爛脚阿奎。阿奎見他那樣英勇，知道用鐵器不能傷他，便開了兩回冷鎗，却不料都沒有中，阿奎也胆寒了。同時神鎗手也愈覺不能再逗留了，固然打傷了這許多人防有其他變化，既還有鎗，也終於很危險，便立在庭中，仰面向樓上說：

——我就是胡雲伯先生的包車夫老柳，綽號神鎗手；你們放鎗真不濟事，像我，要擊死你們幾個就是幾個，但我却犯不着送你們的命，今天也算得報了仇了。你們有種的，尋我

極便當，我天天替主人拉車子，不離開胡公館的。你們如果仍去尋我的主人，那就是沒種，聽便你們怎樣，我都領教！

「又罵道：『一羣的狗！也不打聽打聽，連神鎗手都不認識。』」

便凱旋回到胡家了。神鎗手纔離這弄堂，先前逃開的流氓，就出來收拾善後，將受傷的抬回各人家裏醫治，果然不聲張。好幾個巡捕曉得這弄堂裏發生大械鬪，但也不干涉，只當沒有這回事。

九 喫講茶

胡雲伯已經全愈了，——距被毆後已經十五天——正在奇怪，「怎麼老柳聽我告訴他那回事後，便不知跑到那裏去？」老柳剛剛從故鄉回到上海，一聽主人告訴他被流氓獨眼龍糾衆在白克路毆打，就不禁怒火中燒；但他並不露出來，到外面詢悉獨眼龍住的地方，便獨自尋了去，替主人報仇。那是黃昏的時候，惡戰至於一點餘鐘之久。然而雲伯很詫異了，爲的老柳沒有說明到什麼地方去，絕不料竟發生了這驚天動地的惡戰，打傷了這麼多的人，而且受傷的都比雲伯那一天厲害。

其時繩木還是在燈下看稿子，明天就要發稿，後天出版

了。

老柳跑回胡家，不動聲色，收拾包車，阿龍拉了些時，似乎全沒有洗拭，灰塵滿滿的，心裏也不高興，大有一所托非人」的感慨。他已將車子洗拭了一半，雲伯在樓上從窗子裏伸出頭來，這纔看見他。

「老柳！你到那裏去的？」

「沒有到那裏去，不過在外面玩耍了會子。」

「明天再收拾車子，今天晚了；你纔到上海來，還是早點去睡覺罷！」

「不要緊，我一點也不倦；車子太骯髒了，恐怕明天早

上要拉出去，難看得很。」

雲伯終於不料他已經替自己報了仇，只覺得老柳忠於職務，這一點，也很可嘉的。

到第二天，一個年紀很輕而身上只穿着短衣的人，送來一封信給老柳，這纔揭穿。雲伯想：「怎的也有人送信給老柳？」而老柳又是不大識字的，接到信，不得不請雲伯看，於是便知道老柳在昨晚已經做過一番驚人的舉動了。

這信是獨眼龍送來的，約他本日午後到一樂春茶叙，雲伯把信中的話告訴老柳後，就問：「獨眼龍何以請你茶叙？這不是好事情，你也得罪了他麼？」

老柳再不能隱瞞了，只好將昨晚的事說出來。

雲伯大驚，流了一身冷汗，說：「我受了他們的辱，也就算了，你何必去尋他們。上海流氓是惹不得的，這樣的結下仇來，可怎麼好？」

「不妨事，我自己惹的禍，也還是我去當，決不累及主人；這班畜生太橫行得過分了，我不教訓他，將來也有旁的人教訓他；我不怕的，下午就遵約到一樂春去。但下午你要坐車子出去麼？」

「坐車子是小事，這獨眼龍的事，可怎麼了呢？」雲伯很着急。

「不妨事，不妨事，我一個人抵擋得，怕他怎的！」老柳夷然說。自己也暗想：「今天他們的羽黨一定更多了，仍用武力自然不是事。」老柳想了一會，決定也去找幾個人；滬西的一個大人物叫做王金奎的，老柳認識，勢力不下於獨眼龍，徒弟更衆，如果把他請了來，也就容易解決了。想定，對雲伯一說，自然沒有異議，聽憑老柳幹去。老柳立刻去同王金奎商量，結果也得到同意了。

下午兩點鐘光景，一樂春茶館的樓上，擠滿了人。老柳，王金奎，和王金奎的十幾個徒弟，都已來到。獨眼龍一方的人，足有一百餘，都是橫眉粗目，一個個磨拳擦掌，准

備談判決裂後，大打一場，不讓老柳生還。

獨眼龍也來了，是由兩個徒弟用軟榻抬來的，一隻瞎掉的眼睛沒有異樣，一隻好眼睛却紅得可怕。但他一見了王金奎，又不禁自餒，老柳居然也請得到王金奎，則今天便不致用武，而他的仇恨，也就不能洩個足。

老柳仍不怕，人雖多，全然不在眼裏，只防備手鎗，深恐他們這百餘人裏，不止一兩柄手鎗，假如像昨晚那麼多的利斧一樣，便難免喫虧了。

人聲很嘈雜，老柳來了，都怒目而視，因為大家都曉得王金奎，便不敢妄動。而結果就由王金奎作調人，先請兩方

述說理由，然後謀相當解決。

獨眼龍傷勢固重，但他還能夠講話，這一方，便由自己陳述理由：「我們同胡雲伯並沒有仇恨，連會面都沒有會過，他却在報上罵我們，自然便要報復的；而我們那天在白克路，也只略爲打了他幾下，否則那時要他死也極容易，就因爲向無仇恨，所以不忍下毒手。誰知他的包車夫，竟乘我們不備，打傷了我們十七個人，並且很重，連我自己都被他打傷了，試問，這是誰無理？」

老柳等他說完，接着質問：「你怎麼知道是我主人在報上罵你的？」

「胡雲伯在自己家裏辦的報，不是他罵我們，還有誰？」獨眼龍隨即駁開去。

「據胡先生說，這報雖是他辦的，却另外有主筆；並且，這稿子也不是主筆自己做的，你何以只找定胡先生？」

「我們只知道這報是胡雲伯辦的，誰還去調查！」獨眼龍睡在榻上，一隻眼睛橫了一橫。

「我又聽胡先生說，這稿也並非罵你，不過是記你的事，你怎麼這樣任意胡爲的？」

「還不是罵！」獨眼龍氣忿起來，「明明是罵我，還不罵！」

「你毆打胡先生，便已大錯；再談昨晚，你們有多少人，斧頭便有幾十柄，還開了兩鎗；我只一個，而且沒有武器，幸虧我略懂武藝，如果換一個人，也還是你們打勝仗，打了勝仗，可仍要喫講茶麼？哈！哈！哈！哈！」老柳大笑了。

這幾句話，倒令獨眼龍難爲情起來，一時說不出什麼，臉上突然熱辣辣地；而同時肩胛和腿子，又非常地痛，惱羞變成怒，一隻好的眼睛也更紅。

「哈！哈！哈！」老柳見他不開口，仍是笑。

「講什麼理，打他媽的！」獨眼龍帶來的人轟叫起來；同時，便有不少的人蠢蠢欲動，圓睜着眼睛，伸出一排拳頭

，秩序幾乎大亂。

「不必，既然講理，大家仍得講下去；若說動武，哼！神鎗手也不是弱者，昨晚又怎樣呢。照我看，還是講理罷！」王金奎站在當中說，兩手作阻攔狀，向兩邊橫伸着，他這人就成了了一個「十」字。

喊打的懾於金奎之威，又回想昨晚的武劇，果然，大家都靜默下去，無人喊「打」了。

於是，獨眼龍神鎗手繼續辯論，時間頗久，依然各具理由，分不出曲直來，大家都不耐，到底沒有用武力那麼爽快。王金奎決不能再教他們辯下去，辯下去也無用，誰都不肯

承認自己理曲的，這時候，正用得着一個裁判人了。金奎便說：

「我來說一句，大家算了罷，彼此都是朋友，有什麼好計較。若論曲直，不兩方都冒昧，不能單怪一方；譬如昨晚，倘然老柳沒有武藝，十個老柳也要被你打死的，所以我主張大家扯扯和，昨晚是敵人，今天起，就做一個好朋友，弟兄們在外面混飯喫，喫一點虧算不了什麼的，如何？」

獨眼龍更氣忿；帶來的人也不服，說王金奎太左袒，又轟叫了一陣。

王金奎大怒說：「你們要打，就讓你們打，但你們且想

想神鎗手的厲害，老實說，莫說這百十人。便是再加一倍，也不是他的對手，你們只要看神鎗手這三個字，便該識相些了。你們既不聽我的勸告，那末對不住，我也可以約幾百個朋友來的，哼哼！還是聽我的話，和平解決罷！」

這一番話，說得頗有力量，獨眼龍本人首先就有點胆怯，因為他綽號雖名為龍，其實是虛有其表，那裏像老柳這樣有武藝。帶來的人也被金奎這一番話鎮住，不期然而然的大家都沒有聲響，金奎便知道已經接受他的勸告了。

「好！這樣纔算得朋友，過一天，我來辦酒請大家痛飲！」金奎趁勢說。

「這完全是看你老哥的面子呀！」在靜默中，獨眼龍說了這一句，喉音很低，而他的臉却是朝着王金奎的。獨眼龍說這句話，真慘傷極了，帶來的百餘人都都低垂了頭。

十 神鎗手的故事

這天，正是民嘆報發稿的一天，一樂春茶館的空氣很緊張，而報館裏却很靜寂，繩木，維震，都照例對面坐着，繩木照例寫題字，維震照例看稿，雲伯也照例立在維震的背後。但在三十分鐘之前，他們也談及老柳昨晚的復仇之舉，和此時在一樂春喫講茶，三人都讚嘆。到老柳由一樂春回來，

已經五點多鐘了。

「老柳！回來了？」雲伯首先問。維震和繩木不約而同的都趕緊看老柳。

「怎麼樣？完結了麼？」雲伯接着問。

「完結了，完結了！」老柳很得意的答，跑進這編輯室裏來。

「且請坐，我們平常很失敬，不知道老柳竟有這樣的驚人武藝！」維震丟下稿子，轉過身來，對老柳說。繩木也不寫題字了，老柳就是奇蹟，不像是現實的事。

老柳笑笑，終於就了坐，便將一樂春喫講茶的情形說給

三人聽。

「想不到，老柳竟有這樣的驚人武藝，而且義俠，平時又不露；我們還視爲普通苦力，咳，失敬呀！」維震更欣喜而讚嘆了，所謂「失敬」，倒不是諛詞，在這種人面前，諛詞也無須說，確是對老柳很敬佩。

「老柳！你從前在那裏？有這樣的武藝，爲何不做點別的事，平時又不給我們曉得呢？」繩木說。

「從前——還提他做甚，我也忘了。像我們這種人，現在也只合拉車子，別的，我們都不能做，而且也不願做；我只有一個人，名和利什麼都不要了，混世而已！我的主人待我

這樣好，所以，除掉主人不用我，那是沒法，我情願在主人家裏終老，喫一碗安閒飯。至於武藝，那更不足談，只有做強盜纔用得着，這回也是不得已，主人受了辱，不報復一下，我總不甘心的。」老柳說，臉上依然現着微笑。

「唔！你會喫飯麼？」雲伯聽他說「喫一碗安閒飯，」纔聯想起老柳是在未喫午飯以前去找王金奎的，大概他還沒有喫飯，所以問這一句。

「沒有！」老柳也就因雲伯提起，感到肚子裏很餓了，便起身去弄飯喫；維震繩木本想追問，但他尙沒有喫飯，就不便再追問。

然而他們依然講老柳，雲伯覺得有這樣的包車夫，很光彩，也就很高興的講他的歷史了：

「我告訴你，老柳是姓柳，名叫五寶，少年時候，在黑龍江做強盜，獨佔了一座山，頗有草頭王的氣概。他不但擅武術，而且鎗法很好，舊式兵器的鎗固然有工夫，而新式的火器，他也居然百發百中，能擊落天上的飛鳥，所以綽號神鎗手。那時候，他可算是一個極惡的惡人，部下有數百之衆，官軍屢屢圍剿，都被他打得大敗，稱雄了十幾年；後來被省裏調了幾千軍隊，圍攻數日，又設法買通他的部下，這纔捉住，禁在監獄裏。他居然又越獄出來，逃離了東三省，就

變做一個極好的好人！

「但他怎麼又認識你，而且對你這樣的盡忠呢？」
「繩木問。」

「那時，我的父親正在做天津知縣，我也在天津，歡喜在外面遊逛。有一天，我從一條街上走過，忽見有兩人爭吵，其中的一個，便是老柳；原因是老柳挑着一付賣小食的擔子，被那人撞倒，一言不合，揪扭起來，老柳是有工夫的人，失手將那人的腰際打傷，不想那人却是一個做過總兵的僕役，揪扭的所在，距離總兵的公館很近，又被別的幾個僕役們看見，合力扭住了老柳，同時去報告總兵，於是就將他送

到縣裏去辦。我以為這事經我目睹，其曲不在老柳，他是個小本經紀，你把他的擔子撞倒，他自然向你理論的；而你竟倚仗主人的勢，出言不遜，便是自討其辱，何能怪老柳？我就向父親說明情形，父親也頗不以總兵為然，只令老柳在署中三天，算是拘禁，便釋放出來。後來，他打聽得是我從中疏通的，因而就有感激之意。」

繩木點點頭，聽得很出神。

雲伯又說：「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便利，父親罷官回籍，恐怕路上出岔子。我一想，老柳曾向我表示過不願意做小本經紀；又曾聽他說，懂得一點武藝，於是便教他隨我們

南來，但還沒有告訴我，他就是黑龍江的劇盜。不料到得半途，果然遇到歹人，完全是他打退了的，這纔把自己的歷史告訴我們。此事到現在，已將有二十年了，他也就相隨到如今；我本不願意教他拉包車，他卻甘心爲之，真是難得！

維震和繩木纔恍然。雲伯說：「還有一點可異，他做強盜的時候，據他說，姦淫擄掠，什麼事都做；而自改邪歸正後，竟連妻子都不娶，這也是難得的！」

繩木說：「他是山東人，怎會到黑龍江去的呢？」

「這也奇，他是幼時被人拐出去賣掉的，主人把他帶到黑龍江；他又從主人家裏逃出來，被他所佔的山上的強盜劫

了去，沒有殺害他，反而以爲一孺子可教，一留丑身邊，他的一身武藝，也就是這強盜所傳授。」雲伯說。

繩木聽完，便覺得很滿足，伸頭窗外向客堂裏看；再看老柳，却沒有看見，不知老柳在什麼地方喫飯。在這時，忽然又聽到一句使他喫驚的話：

「小報真不容易辦，何必常常受驚慌，而且不免被人毆打；我想出滿五十期後，就宣告結束，維震，你的意思怎樣呢？」

維震說：「也好，這本來沒有什麼道理！」

然而繩木喫驚了，立刻將頭縮回，無心去看老柳。

